

## 心香一瓣

# 小暑晒书

赵娜

小暑，民间有晒书雅集的习俗。明代邵宝《晒书》诗云：“连日晒书如晒麦，人间耕学本来同。”诗人将书比成麦子，流露出惜书和对书的深厚感情。

这一天阳光充足，书页透光线，防蛀防霉，故有“小暑时节，晒书不蛀”之说。每年小暑日，我也会学习古人的古雅，搬出书房里的旧书，摊在院子里晾晒。

搬出一摞摞旧书，手指翻动《既见君子》，声音如音符在空气中跳跃，其中一页，夹着几朵小花，想起多年前女友爬山采摘回来，送我的礼物，细细的花蕊清雅，散发着淡淡沉香，一种经年沉淀的香味，凝结成一枚友谊的书签；《曾国藩全集》共六卷，放在书架角落已久，因潮湿，颇有些分量，沉甸甸的，晒在阳光下，读书笔记字迹朦朦胧胧，只见“久利之事勿为，众争之地勿往”处，写着“淡泊，不争”的字样；花高出定价三倍买来的旧书《一千只膜拜的蝴蝶》，记得那时正学写诗，一位前辈推荐给我阅读的，当时找遍各网站，发现此书已绝版，拿到书那天中午，我一口气读完了整本。

《三国志》除了每年晾晒，平时在书架上未动过，这套书是祖父传给父亲的，几年前父亲送给我看，共四本，翻开第一页，“三国志”是宽扁的隶书体，光绪戊戌年间出版、上海点石斋石印本。内容很多繁体字，读起来较吃力，置于高阁，祖父翻阅次数较多，书边翻卷，书皮已磨破，里面有红色符号断句。这本书留有先辈的手温，是我的珍藏。

不知不觉间，头上的影子落到膝上，正午来到，眼前，书籍竟也覆满院子，淡淡的书香，在空气中氤氲。

背部晒着小暑的阳光，或立、或坐，或蹲，或谈，或静思，把《全唐诗录》《亭林诗文集》《红楼梦》，一本本摊开来，放在干净的格子水泥地上，蓝底暗花封面，古风古韵，我摩挲着泛黄的纸张，欣赏着字体，好像和老朋友见面、交谈，都是极快乐的体验。

林文月有一句话：“曝出淡淡的书香，曝出往日的心事，也曝出了绵绵的回忆。”曝书时与书轻轻交谈，让我更感恩起来，阳光舒适温暖，无风，正适宜晒书。

# 隔壁来了李老师

王若冰

我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烧好一家人的早饭，他们吃好早饭就各自上班。我把碗筷收拾好，七点半叫醒孙子，帮他穿衣喂饭，送到幼儿园后去菜市场买菜。吃了中饭就是我的快乐时光，约上几个战友，到小区邻居家搓个麻将。有时候麻将搓迟了，打个电话给媳妇，让她自己去幼儿园接孩子，媳妇也会满口答应。晚上烧好饭菜，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喝点小酒，酒足饭饱收拾好碗筷，陪孙子玩一会儿，就到睡觉时间了。有时候女儿带着一家人来吃饭，家里就更热闹了。

所有人都羡慕我：子女孝顺，孙子乖巧，物质富余，生活无忧，享受天伦。

直到有一天，隔壁来了个李老师。李老师是个退休大学老师，听说是教中文的，我们两家只隔着一个稀疏的篱笆。

她一搬进来就大动干戈，先是给花园铺上草坪，再在两边篱笆边种满月季，四个角落种满绣球和其他叫不出名的花草。花园当中一个木制茶吧，家门口还定制了一个360度全透明的阳光房。

有时候，她一个人，一壶茶，一本书，可以在院子里坐一个上午。阳光打在她精致的脸和毛衣上，慵懒而宁静。有时候，一群朋友围坐在木茶吧边，一边嗑瓜子，一边聊天，家里的两只猫和一只狗也会到院子里凑个热闹，它们在院子里撒欢打闹，累了就趴在主人边上撒娇。

春天，是隔壁院子里最喜欢的，月季、绣球、三角梅争奇斗艳，红杏出墙，芳香四溢。邻居们从门前走过，都不由自主地慢下脚步，从篱笆缝隙里往里窥探，女主人看到了，也会热情地邀请邻居进来，分享种花心得，交流养花经验，各自把自己扦插的花苗互通有无。

但是，不知为什么，每次看到她，我都觉得不舒服。

清晨我起床给家人烧饭的时候，她一定还在做着美梦；我给孙子穿衣喂饭的时候，她家的窗帘都还没打开；我送孙子上学的时候，她也许正在鸟语花香中睁开朦胧的睡眠；我买菜回来的时候，她大概刚洗漱完坐在沙发上喝咖啡吧。

她走出房门的时间，是每天九点钟不等，这时我正在厨房，把要烧的一家六口晚餐的菜洗好准备好，等我烧好一两个菜独自吃好中饭的时候，听到隔壁李老师家的男人一声“菜烧好了，吃饭吧”的叫声。晚上，我收拾好碗筷出去倒垃圾的时候，她和她男人正手挽手在小区里散步。

但是，大部分的时候，她都不在家。于是我在她的朋友圈里游览世界各地。春天，她在樱花和油菜花丛中笑靥如花；夏天，她在海岛的沙滩上冲浪撒欢；秋天，她走在大西北的秋光里，背景是一片金色的海洋；冬天，她穿着单衣漫步在异国的街头。更可恨的是，我很想删掉她的朋友圈，却又有点舍不得。

她让我重新反省自己本以为幸福的人生，买菜做饭接送孙子，晚上烧好饭菜等待一家人回家吃饭，这些看起来享受天伦之乐的日常，却把我困在原地日复一日地做着“一日囚”。我的人生不是在购买菜的路上，就是在接送孙子的路上。

世界这么大，我也想去看看。于是有一天，我鼓起勇气向几个搓麻将的战友提议，出去晃荡两天。一个说：“出去有什么好玩，走得累死了。还不如在家搓麻将。”另一个抬头看着我：“出去了孙子谁来带？”他家两个孙子，一个小学，一个幼儿园，我们同病相怜。只有一个表示支持，说这段时间某地花开得很漂亮，离杭州也才两三小时的车程，可以去住两夜，一边赏花一边散心。

回到家，我把想出去玩两天的想法在餐桌上抛给家人。老公第一个反对：“你出去了我们吃什么？！每天这么辛苦，总不能回到家一口热饭都没得吃吧？”儿子立马接了嘴：“饭没得吃还是其次，主要是我们工作这么忙，谁来接送孩子呢？”媳妇又接了一嘴：“接孩子我可以克服一下，大不了让他在幼儿园多待一会儿。但谁来送呢？我们出门这么早，幼儿园都没有开门！”他们个个理直气壮，句句在理，如果我再坚持，就变成无理取闹了。于是，刚刚萌芽破土的小芽还未见到第一缕阳光就被一掐掐掉了。

那晚，我终于痛下决心删掉了李老师的朋友圈。第二天，我叫来小区工人，在稀疏的篱笆外再砌上一道高高的装饰墙。

日子终于恢复了平静。我又重返我的“幸福生活”。

# 刘文西与黄土地

赵畅

用在大师身上,或许是最为合适的。

因为大师还要赶往杭州,于是应邀到刘老女儿家稍事休息。席间,他将一件随身携带的创作画印刷品《东方》赠予堂哥。展卷而视,画面中表现的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在北戴河的情景。他向我们介绍,“北戴河的夏秋之际比较潮湿,所以表现在画面上,周总理和朱德穿着凉鞋,刘少奇穿的是布鞋,毛主席穿的衣服稍厚一些,另外包括周总理凉鞋上的带子,藤椅上的枝条、地面的沙子、朱德手中的扇子、海边的栏杆等细节,都是我通过收集、整理、积累并精心构思创作的结果。艺术的真实,首先来自生活的真实,或者说,这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必然结果。”大师如数家珍,娓娓道来,让我真切感受到他对作品人物个性特点和生活细节刻画的高度关注,从中也折射出他对老一辈领导人那份出乎内心的爱戴与崇敬。

说实在,我心里一直存有向大师进行采访的冲动。我深知,大师本身就是一座艺术富矿。尽管三个多小时的陪伴、了解,弥足珍贵,但远远不够,何况我笔力愚钝。尔后,经了刘老的沟通,我得以通过电话多次向大师采访。加之对一些零星资料的收集,慢慢地一个把全部创作才情及艺术生命都投射到黄土地上的画家的高大形象,就在我的脑海里日渐丰满起来……

1957年,面对毕业实习该去何处,他想到了在西安美术专科学校担任领导的堂叔刘蒙天,一俟征得堂叔同意,他就选择去了陕北。第一次来到延安,陕北高原深厚的黄土地、高远的蓝天、婉转的信天游、火红的山丹丹,这历史积淀而成的北方文化,一下子就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磁铁一般紧紧地吸引着这位青年学子。

有一天,他在延安河畔写生,四周出奇地静寂空灵,正当他凝眸远视、笔走如神之时,突然,随着一阵清脆悦耳的响鞭,一位纯朴、憨厚的老汉赶着羊群从沟坎上走来。头巾、胡子、

皮袄、腰带……牧羊老人那可亲可敬的笑容,霎时令他眼前浮现出毛主席在杨家岭与农民亲切交谈的照片。他心潮澎湃、激动不已,久久的情感积淀终于撞击出灵感的火花。

一年之后,大幅素描《毛主席与牧羊人》毕业习作在浙江美院引起轰动。更令刘文西兴奋的是作品在《解放军画报》公开发表以后,竟获得了叶剑英元帅的肯定和好评。叶帅对画报总编说:“这幅画画得好,毛主席当年在延安就是这样的气质和神态,一点不错。”当画报总编将这一评价转达给刘文西时,刘文西备受鼓舞。“也就是从这时起,我萌发了永远把陕北作为创作基地的念头。”大师并不掩饰当时的激动心情。

次年,他从浙江美院毕业以后,就开启了以人民生活、革命历史和黄土地为题材的绘画艺术生涯。50多年来,大师走遍了陕北26个县的山川土地,走访了上千个村庄,结交了数百个农民朋友,画了近3万张速写。他只要一进村,就会借一辆自行车,走东家,串西家,不仅为大家作画,还帮助解决家庭纠纷;到了工地,挽起袖子,就与大伙儿“夯育夯育”地干;到了老家乡就热乎乎聊天,盘起腿就一起香喷喷地吃饭;春节到了,跟着秧歌队,看粗犷的农民翩翩起舞;正月十五,看串串花灯映红黄土高坡……

深入生活,不免是十分艰苦的。新中国成立后,陕北老区虽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生活条件还是比较差的。那年头,走路,住窑洞,睡冷炕,吃剩饭,挨冻受饿,路遇野兽,刘文西并没有少尝。1959年,为采访刘志丹同志的事迹,深夜刘文西被炭火熏晕过;1978年,他沿着红军长征经过的梦笔山写生,在晕眩、头痛、呼吸紧张的情况下,并没有丝毫退缩,虽然他只是获得了几张速写,然而,刘文西从中切身感受到了长征的艰难困苦,真切感受到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来之不易。这是怎样一种不可估量的收获呵!

1997年2月25日,刘文西赴北京参加八

## 艺境



浙江省第十五届美展巡礼

油画《金奖》

《山歌》 顾天龙

## 4 | 浙江日报 | 钱塘江

01

## 诗味

# 对着一只青瓷茶碗(外一首)

吕煌

今年7月7日,是黄土画派创始人、原中国美协副主席刘文西大师去世五周年的纪念日。我与大师相识,缘于他在老家浙江绍兴嵊州水竹安村一起玩大的堂哥、“当代茶圣”吴觉农的弟子、著名茶人刘祖香先生的引荐。

2000年2月11日上午,是个难得放晴的好天气,太阳透过云层照拂大地,令一些结了薄冰的地方开始融化,但寒冬料峭,微风过处,还是让在上虞茶场近旁等候刘文西大师一行的我与刘老,明显感受到阵阵寒意。

“啫啫,他们来了!”10时许,随着刘老的指点,不远处一辆白色的小轿车由快变慢,并缓缓停在了我们面前。“哥,你们好,让你们久等了。”没想到从驾驶室下来的,戴一顶深灰色鸭舌帽、穿一身朴素服装的小老头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大师。

“文西,你好。我要给你提个建议,你年龄大了,最好不要开车,更不要开得太快。”刘老笑着嗔怪堂弟。这不,连大师夫人、著名画家陈光健女士也在点头表示认同。“哈哈,像我这种年纪,若不再开车,脑子身子就更迟钝了。”大师这一说,大家被逗乐了,尴尬也在瞬间得以化解。

相约在上虞茶场一见,这是因为茶场前身是吴觉农先生于1958年创办的一家国营茶场,平日常听堂哥说起恩师吴觉农,因而大师也很想去实地参观寻访。更何况,大师也有着想在茶场写生的考虑。站在茶场一隅,放眼望去,正绽出新芽的茶丛,一丛缀着一丛、一垄连着一垄,恍如一片绿色的汪洋大海。

“这茶场规模大,长势旺,又处在缓坡上,很适合我写生呵。”大师禁不住由衷感慨。见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我不得由上前搀扶着他走入了茶室间。他不时远处凝望,间或低头细看,等到选定一个最佳的位置,他很快就从旁拿过写生簿,开始写生……即便是后来开车去往上虞城区的路上,为路边不同的景致所迷,他也多次下车写生。“不是在写生创作,就是在去写生创作的路上”,这句话套

## 诗味

# 对着一只青瓷茶碗(外一首)

吕煌

遇水不裂,只是故事刚开了一个头
那些裂纹
像杂草四处蔓延为了生动主题的言说
我小心翼翼地听
担心茶水的冲泡打扰了细节的呈现
一只青瓷茶碗
多像我们尘世的漂泊,有滋有味
一路走来,的日出月落
是还原古人造器的本真
我们选择了高于生活的狭道

# 小梅

梅花,以小为贵
像小鸟勾人的单眼皮,从风雨的另一头路上
上迳途
高岭土充沛的琉华山,总是敞开心扉
让流水冲刷全身的坑洼
茂盛的植被杜绝真相的逃逸
破碎的青瓷片永远是高洁的隐身者
我反复用手指触摸

在传承守正创新的规则里重新塑模
癸卯年的一场酒水宴里
我读到他们对釉色的痴迷
事与物的极致
是心平气和地对待世间万物
这些与我们相伴的阳光
泥土和水
才有文字的胸怀和温度
理想与物齐天
也是人间的美好合奏

想把密码替换成指纹
读不懂的历史才让人类发呆
小梅,是一个地名,在碎片的中央
完整的器皿是磨坊里的幻影
小梅,是梅中的一种,有独特的幽香
山坡稻田阳光下的闪烁
那是梅的花朵
刻下青瓷曾经的存在或正被春风收紧

# 梯田蝶变之美

方卫英

当时乱砍滥伐山林成风,记得我下派第二个月,就发生龙埔村少数村民私自上山乱砍树木的事,镇干部及时制止,处理了“钉子户”,教育了徘徊观望的村民。当地党委、政府想尽办法,引导百姓种菇、养鳊鱼、外出务工,苦苦寻觅发展之路。

同样的山水,过去是“穷山恶水”,如今成了美丽城镇样板地,是人们向往的网红打卡地。那天,张镇长陪我走访农户。只见镇街道路干净宽敞,原来我们居住、办公的破旧镇政府院子已经改建一新,一排排崭新商品房错落有致,廊桥、流水、绿道,环境优美。梯田景区人口处的游客中心颇具“童话云和”的特色。张镇长感慨地告诉我:“梯田景区建设,最大的好处就是‘惠民富民。’”

崇头镇地处云和县西南部,总面积228平方公里,是云和县第一大镇,境内四面高山环绕,白鹤尖山峰余脉向内部延伸,形成了大小不一的低丘缓坡和小盆地,历经云和祖辈们的辛苦劳作,形成了海拔跨度达1200米的层层梯田群。这些梯田曾经一度荒芜无人知。21世纪初,当地借助“千万工程”东风,践行“两山”理念,转变发展模式,对辖区各村进行环境整治改善,对梯田、云海、竹林、溪流、瀑布、村落错落交叠的自然景观进行有序规划开发,努力探索乡村旅游富民惠民的发展之路。

2011年,崇头梯田获评国家4A级景区,名声鹊起。景区接待中心到丽水高铁站有直达公交车,每半小时一班,无缝衔接。当年闭塞的梅竹村,如今驱车几十分钟直达梅竹,是观看梯田风光的绝佳地之一。云和崇头梯田

已经成为“大美中国”的金名片,享誉国内外,多次上央视《新闻联播》,今年4月,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他的海外社交媒体账号上发布了云和梯田四季更迭的美图,向全世界国际友人展示了梯田之美。

张镇长介绍,崇头镇由原来的农耕为主转变为农文旅融合发展,今年一季度游客接待量达35万人次。我们路遇当地百姓,只见他们满脸喜悦,眼神闪光。走进一家“古创意”民宿,女主人陈章辉心灵手巧,用自己编织的藤扇、花瓶,把厅堂布置得雅致敞亮。她喜滋滋地说,刚刚过去的五一长假,民宿涨价一倍,客房全满,年收入不保密,二三十万元应该有的。

我们又来到栖心民宿,主人叶小玲回忆说,原先夫妻俩种香菇求生存,起早摸黑的干,最多培育了2万袋香菇,但仅能维持日常生计。如今,儿子在省城工作,女儿在景区梯田公司工作,自己利用自家新建的房屋办起了民宿,比起过去种香菇,收入增长翻天覆地,叶小玲的话语里洋溢着满满的获得感、幸福感。全镇人口21500多,去年景区周边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万元以上,高于全县平均水平,景区外农民收入2.5万元以上,逐步走出了一条美丽的共富之路。

在张镇长办公室,镇长特意说要一品崇头的老茶。只见翠绿色的粗大叶梗随着滚烫的开水慢慢舒展,飘出一股清香沁人心脾。崇头的老茶原来是当地农家日常茶饮,摘自自家屋后的“菜园老茶”,被戏称为“粗枝大叶”。旅游开发后,不起眼的老